中原时评

■个论

大气治污:新动作能否解决老问题

中国治理大气污染再迈一步。据财政部网站10月14日消息,中央财政将安排50亿元人民币用于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治理工作,重点向污染严重的河北省倾斜。这笔资金将以“以奖代补”的方式,按上述地区预期污染物减排量、污染治理投入、PM2.5浓度下降比例这三项因素分配。**(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A11版)**

今年以来,中国发生大范围雾霾天气,约四分之一国土面积受影响,其中华北地区尤为深重。透支环境制造的恶果,不仅仅影响到社会发展的品质,更威胁着民众的健康。在雾锁中国的环境焦虑之下,国家安排专项资金进行大气治污,预示着中国大气治污向前迈进了一步,这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公众期待之余,也有疑问:50亿的专项资金能够促成空气质量多大程度的改善,“以奖代罚”的资金分配方式是否合理,地方政绩与治污大局如何从博弈走向共识……种种疑问,不仅仅关系到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率及效果,更是折射出恶劣环境下,民众释解环境焦虑的急切。

环境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是中国的难题,也是世界的难题。环境保护的背后,充满着诸多的利益博弈:之于国家发展,它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之于地方政府,它还可能是政绩问题……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是所有问题的根源所在。因此,治理大气污染,国家的重视和财力的支持很重要,但找到地方发展与环境保护间的平衡点,恐怕才是让观念发生转变的关键。

而“以奖代补”的资金分配方式,本质是专项资金的专项考核,与当下的政绩考核体系关联性并不太强。虽然它具有绩效的正面导向价值,但这种方式是否对专项资金覆盖的地方政府具有促进作用呢?效果显著,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那么动作迟缓和滞后的呢?是不是也应该有相应的惩罚机制进行鞭策?而环境保护作为国家战略,却往往不能在发展水平及官员政绩的考核中得到严格体现,这也是各种环境保护行动在地方举步维艰的原因所在。应该看到,环境问题愈发紧迫,在发展过程中已然不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国家财政50亿专项资金注入华北空气治污的新动作,无疑表现着国家层面的环保决心。但是,这50亿专项资金,能否促动地方发展观念的转变,从GDP的迷信中走出来,致力于创造“绿色政绩”?光有资金注入,恐怕远远不够。并且,即便是大气质量变好了,其他环境问题呢?并非要求太苛刻,只是希望,解决环境问题,既要有专项的聚焦,更需要有长远的战略性规划。因为,环境问题从来都不是孤立的问题。

按照9月公布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到2017年京津冀地区的PM2.5浓度应当比2012年下降25%。50亿的专项资金投入,能否达成这种数值上的预期,需要时间来考证。而更重要的是,环境问题的解决,更应该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运动思维中突围出来,在理念和制度层面实现可持续。面对环境焦虑症,形势是紧迫的,但有共识仍需确立:既要看到华北雾霾锁城的严重性,也应该看到环境污染在整个发展格局中的沉重性。

□时言平

■街谈

公共浴室该不该禁艾滋病患者入内?

近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商务部起草的《沐浴业管理办法》征求意见。该办法拟规定,沐浴场所应在显著位置设立禁止性病、艾滋病患者入浴的警示标志。该征求意见稿公布后,公共浴所对艾滋病人“说不”有没有必要,也引发了业内人士和社会公众的争议。**(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A12版)**

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引发坊间争议。反对者多认为,此举涉嫌歧视艾滋病患者。确实,现实中,艾滋病患者如果表露身份,多难以享有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权利。无论是餐馆,还是咖啡厅等公共场所,一旦艾滋病患者表露自己,这些地方多半会对他们说不。而从表面上看,公共浴所似乎传播风险更甚,因而在这类场所,一般人的潜意识还是倾向于拒绝艾滋病患者入内。

但从科学的角度而言,担忧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引发传染,似乎有些杞人忧天。根据报道,“多年来的流行病学调查,没有一项显示有人因出入公共浴室而感染艾滋病”。况且,据专家研究,艾滋病病毒主要寄存于人体血液,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完整皮肤的接触不具备感染的可能。因而,如果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似乎不仅歧视了艾滋病患者,还有挑战常识底线的嫌疑。

但揆度现实,官方这种考虑却不无道理。虽然科学而言,普通人和艾滋病患者共浴难以感染艾滋病,但从现实操作的角度而言,有谁能保证我们的身体时时无伤口?更何况,有时候,人们受的伤较为隐秘,不仔细检查,还难以察觉。当艾滋病患者与此类人接触,感染的风险,有谁能说没有?更何况,公共浴室也不可能对每一个人例行检查,即使是检查,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因而,从理论上讲,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也是为更多普通人的健康考虑。

综合上述意见,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的规定,最大的争议点不是涉嫌歧视艾滋病患者,而在于从现实层面而言,这条规定欠缺操作空间。比如,如何禁止艾滋病患者入公共浴室?以肉眼而论,一般无法判定出艾滋病患者,所谓禁止,在实际操作上有可能沦为空谈。因此从目前的环境而言,推行这样的规定,恐难以落地。而行业规定的威信,就在于落地执行,倘若从一开始就陷入难以执行的境地,这样的规定又怎能长久?怎能收到规范行业的效果?

所以在公共浴场,如何管理艾滋病患者,是一个颇具挑战的管理命题。一方面,“严格禁止”等字眼,确有歧视之嫌。另一方面,一视同仁,又有潜在的感染风险。综合考量,有关方面对此的管理,宜加大事后的惩罚力度。比如,艾滋病患者在明知道自己伤口破裂的情况下,仍进入公共浴室,需担负相应的法律责任——以事后的惩戒,构筑起公共浴室的安全防火墙。 **□晚报评论员 杨兴东**

■专栏

面对美国债务违约,中国怎么办?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上周于文莱举行的东亚峰会期间对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说,“中方高度关注美国债务上限问题”。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对全球瞩目的美国债务僵局所发表的最高层声明,足以令人感觉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忧虑。

从政治或战略的角度看,美国目前遇到的问题对中国及人民币而言未必不是一个重大的机会,但这是一件知易行难的事情。对外汇储备进行多元化投资、逐渐降低对美国国债的依赖是近年来中国各界的共识及努力方向。成效不能说一点都没有,2010年6月到今年6月的3年间,中国国家外汇储备管理局持有的外汇资产中的美国国债比例由45%下降到了35%;同期,中国外汇储备中的所有美元资产的比重也从69%降至49%。

对于中国政府正在谨慎而稳步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来说,美元霸权的衰落或许的确是一个契机。因为若美元的吸引力下降,人民币的吸引力则会相对上升。全球支付公司Swift不久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在世界外汇交易量中所占份额从2010年的0.9%跃升至2013年的2.2%,交易地位三年内跃升8位,目前已成为全球第9大货币。

不过,有两个问题严重制约了这种摆脱“美元依赖症”的长期战略的进展:首先,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太大且增长太快,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数据,截至今年6月底的中国外汇储备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两倍。这意味着,即使投资美元债务的比重下降了,但总量其实仍然在迅速上升。第二,在资本账户尚未全面开放的情况下,要实现人民币的全球流通是不可能。

这就将问题又带回到一个老生常谈的原点:必须改革目前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尽管形成一个“藏汇于民”的分散的外汇储备模式,同时加快人民币资本项目下的完全开放。应该说,这两点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实现了后者,前者自会水到渠成。不久前正式挂牌的上海自贸区正是试图在这方面取得突破。

然而话还得说回来,短期来看,即便美国真的违约,中国所持美债的面值大幅度缩水,其本身其实并不构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这是因为,这种违约显然只可能是非常短暂的。美债违约威胁的根源不在于经济,而是政治纷争所致,这决定了美国不会像希腊或马耳他那样赖账或减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也不是金融企业,并不急着等钱调头寸,因而这种缩水只具有账面意义。美国国会终将达成妥协,而中国所持有美债的本息也终将一分不少。

相对于这种直接的损失,美国债务违约可能引发的潜在的金融动荡乃至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而言将造成更大的损害,虽然这是间接的、难以预估的。

美国的债务危机本质上是一场政治危机,它反映的是美国国内日趋两极化的政治格局。但它并不像中国和世界各地的左翼阴谋论者想象的那样,是一场“掠夺世界的货币战争”,因为它首先伤害到的就是美国自己。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中国不能降低在金融和商品两个市场对美国的严重依赖(前者依赖美元,后者依赖美国的需求),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被动地沦为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牺牲品的命运。

虽然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但以中国自身辽阔的幅员和庞大的人口,中国经济原本完全有可能比现在拥有高得多的自足度和自主度。

□陈季冰(知名财经评论员)

■街谈

讳“穿高档皮鞋”官员是次生灾难

10月14日上午,一张来自余姚水灾现场“背人蹚水”的照片在华声论坛引发大量转载,照片上一位老者背着一名穿皮鞋的男子蹚水而行。有网友评论说“又一名鞋哥火速出炉啦!”**(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AA11版)**

六旬村支书背“穿高档皮鞋”的领导视察水灾,一下子吸引了大量的舆论关注。而所谓“当事人系我镇机关工作人员,于13日上午去魏家桥村上门走访慰问患重病村民”的回应,表面上是及时的,但由于对涉事官员名字的遮掩,又引发了大量的猜测。

“某领导你是作秀去的吗?六十来岁的人来背你,好意思吗?”从常识判断,难道对高档皮鞋的“保护”超出了救灾需要?若真是救灾,何以穿上了“高档皮鞋”?若不是救灾和走访慰问,官员何以劳驾“六旬村支书背”呢?

处处充满了疑问和困惑。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地有关方面有必要对“我镇机关工作人员”遮掩吗?何不痛快说出“尊姓大名”呢?事实上,为这位官员进行哪怕丁点的遮掩,就是在用政府的公信力和公众的信任度在“赌博”,弄不好,就会造成杀伤公信力的“次生灾难”。

在各方日益尊重公众知情权和监督权的当下,当地有关方面实在没有必要为这位官员“讳”。一是不值得,连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怎值得“遮掩”呢?二是回应公众和社会关切,比遮掩重要多了;三是公开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对其他官员是难得的教育和引导。

长期以来,社会染上了“为官者讳”的陋习。而殊不知,这不仅伤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也丧失了对官员进行教育和纠正的机会,让一些官员在不知不觉间自我膨胀,不把民众的监督和需要放在眼中。在一些地方,“为官者讳”更是发展到了无所不在的程度,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

具体到该起事件上,问题的关键是,难道公众没有权利知道官员的名字吗?其实简单分析不难发现,在这件事上,为官者讳的目的并没有达到,相反更激发了公众“想知道”和“要知道”的愿望,而这种公众的关切和舆论的关注,很可能就是接下来的“后续新闻”。

从这个意义上说,此种遮遮掩掩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长此下去,为官者讳背后的权力自负和傲慢,必将衍生出更多的次生灾害——公信力的持续下降和公众信任度的持续降低。并且,公众最终必定能知道自己想知道的“某官员”的名字——假如不想让小道消息流传的话。

所以从本质上说,这种为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进行遮掩,伤及的还是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对其他官员的不公平和无形伤害。面对后续追问,假如当地相关方面不进行回应,无形中更降低了公众的信任度,这难道不是一种更严重的后果吗?行文至此,不言自明:有必要为视察水灾都要“靠背”的官员“讳”否?基于常识的立场,相信所有人都不难作出判断。 **□朱四倍**